登壇必究

登壇必究卷十四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威武說

王鳴鶴曰先正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上古之時所不廢也是故黃帝戰于涿鹿大禹徂征三苗成湯之布昭周文之赫怒興衰撥亂除暴安民何莫非威武之奮揚也哉顧書言德威惟畏易言神武

不殺此上世帝王所謂威武者不在輿圖之廣財賦之盛甲兵之彊而其志又非以富天下故兆民之允懷蠻夷之率服蓋有由已我　聖祖承元弊政大振威武肇恭隆之業文教覃敷訖于四海于茲二百餘年誠赫然遠軼三五矣近年北□東倭兇殘是肆不惟震隣之警而實切剝牀之災至令國家竭力非議虛殫歲月而卒不得要領此豈履盛之際所宜覩見者耶故輯威武以為　當宁獻

威武

易師之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程子曰師爲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爲衆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內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言之一陽而爲衆陰之主統衆之象也比以一陽爲衆陰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爲衆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地中有水水聚於地中爲衆聚之象故爲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也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

朱子曰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

邱文莊曰先儒謂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爲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爲卒伍軍旅之衆容之畜之於無事之時而用之於有事之日此衆即此民也容之則

保愛而不傷畜之則聚處而不散存以畜之故無
事之時得以生養而自遂有以畜之則有事之時
易於召集以相衛國家之有衆亦猶土地之有險
也地有險則人不敢踰國有兵則民不敢犯故兵

雖險而用之又必以
順焉不應不動也

序卦曰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程子曰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
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

呂氏祖謙曰師以二爲主二將帥也以一陽而爲衆
陰之所聽命者也比以五爲主五君也以一陽而
爲衆陰之所親輔者也比所以次師者言
衆雖聽命于將帥而心當親輔于君也

雜卦曰比樂師憂

蘇氏軾曰有親則樂動衆則憂

余芑舒曰在上而得衆故樂居下而任衆故憂中

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比之樂也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覩師之要也

邱文莊曰師之爲卦萬世行師之道皆不出乎此六爻之間凡軍旅之用所謂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夫奉辭伐罪旋師班賞無所不有先儒謂雖後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六爻之畧且所論者王者之師比後世權謀之書奇正甚遠爲天下者制師以立武立武以衛國衛國安民烏可舍此而他求哉

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程子曰富者衆之所歸惟財爲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故不富而能有其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爲人君而持謙順天下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

得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行侵伐也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無所不利也征不服者征其文德謙遜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之過也

朱子曰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為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象蓋從之者衆矣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之而於他事亦無不利

楊萬里曰征不服者不服而征不得已爾舜征三苗不得已也漢武征匈奴豈不得已乎

邱文莊曰征者正也下有不正上則正之下之人苟有不正之事而上之人輒興師以侵伐之則上已不正也邱正夫何在上之人其謙柔和順而下之人乃負固不服桀驁不馴其不正甚矣上之人專尚文德而不奮威武以正之則流於姑息失之寬縱過謙之過非謙之益也又豈所謂稱物平施者哉

豫利建侯行師

程子曰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於建侯行師夫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民悅服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豫悅之道利爲建侯行師也又上行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命之象君萬邦聚大衆非和悅不能使服從也

朱子曰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又曰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

邱文莊曰兵師之興所以爲民也興師而民心不悅則其所行必非王者之師仁義之舉也是以人君舉事既揆之已復詢之衆衆心和悅然後從而順之苟有不悅必中止焉寧失勢於他人不失心於已衆

夬之象曰夬揚于王庭孚言信之在號命衆有危中誠意也號之辭有厲也

告自邑私邑也不利即從也戎尚武也利有攸往

程子曰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也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眾使知尚有危理焉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若易而無備則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懼之心則無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然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之故聖人誅亂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也告自邑先自治也戎兵者强武之事不利即戎謂不宜尚壯武也

朱子曰夬決也陽決陰也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眾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辭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程子曰內懷兢惕而外嚴誡號雖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

丘文莊曰先儒謂不利即戎與暮夜有戎相應莫夜有戎言小人常伺隙興兵以逞君子不利即戎言君子不當專尚威力以勝小人蓋君子之處小人固自有道若徒以力角力則君子未必有加于小人而適以敗天下之事爾此聖人之所以深戒也然則所謂君子勝小人之道奈何曰君子之治小人見其不善也必以已之善道勝之養之以善而積之自若也則含蓄俟時以冀其機之可乘使義發言以明其罪之所在布誠信以孚衆心申號令以速衆聽相與同心以除害協力以敵愾兢兢焉常有危厲之心不斯須衰而遂安肆也業業焉益盡自治之道不恃已強而事威武也內懷乎兢惕外嚴乎備戒雖有倉卒莫夜之戎亦無所憂矣夫然後以堂堂之陳正正之旗擧無敵之師而加

謂有罪之人夫何往而不成功哉苟或恣其一決之勇而求大快於吾心則非徒不能除其害而反有以致其大害矣聖人於夬之卦而丁寧深切如此其爲君子謀至矣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萃之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程子曰澤上於地爲萃聚之象君子觀萃象以除治戎器用戒備於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故觀萃衆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朱子曰除者修而聚之之謂又曰大凡物聚衆盛處必有爭故當預爲之備如人少處必無爭幾人多少問便自有爭所以當預爲之備也

邱富國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秦人之銷鋒鏑唐末之議銷兵則非謂之除戎器漢武席文景富庶之極至窮兵黷武

以事四夷又豈戒不虞之義乎

邵文莊曰民生於世猶澤在地中澤渦乎地而不崇地容乎澤而不溢相與含容而不覺其爲多也澤一出乎地上則日積月累其出也無窮盡其流也無歸宿則必有奔放潰決之虞也譬之民焉當夫闢初民少之際有地足以容其居有田足以供其食以故彼此相安上下皆足安土而重遷借身而保妻孥致承平之後生齒日繁種類日多地狹而田不足以耕衣食不給於是起而相爭相奪而有不虞度之事矣是以聖王隨其時而爲之制既爲之足食以順其生又爲之足兵以防其變所謂足兵者不止戎器也而獨以戎器言蓋兵與農皆出於民農所以別於兵者以所執之器異也執耒耜持鎡錤者則謂之農手戈矛擐甲冑者則謂之兵其實皆民也言器則人在其中矣大抵兵威之所以不振者由上之人狃於治安而不知戒也蓋事久則必弊除其弊則新之則宿弊爲之一新人聚則必散收其散而聚之則泮渙有所向東夫然

則事之可虞皆不足慮矣竊惟我 聖祖承天
政廢弛之後民俗凋弊之餘大振威武以立國內
而畿甸外而邊方設及衛所每衛伍所每所千軍
錯峙郡邑之中以為民生之衛蓋不待民生之萃
聚而後戒其不虞也 聖祖思患豫防之心遠
矣今承平百餘年生齒之繁比國初幾於倍蓰而
兵戎之衆反不及什二三焉豈大易因萃象以除
戎器戒不虞之義哉伏乞 聖明留心武事明
敕所司通將洪武年間原設衛所軍士隊伍并見
在數目以 聞下執政大臣俾其詳究軍伍前后
所以多寡之數必欲復 祖宗之舊其道何繇
或別有它策具疏備陳然後集議除其舊而新之
收其散而聚之斷斷乎必有益於國必無損於民
然後行之庶幾合乎大易萃卦之象以為 國家
創治保邦千萬年長久之
計宗社生靈不勝大幸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

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朱子曰聖人之德無一塵之累無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

邱文莊曰神武不殺四字雖聖人以贊易卦之用然武而謂之神神武而謂之不殺神武而不殺之一言足識聖人文化之妙用武德之至仁極陰陽生殺之機妙仁義生成之化方其事之未來也運其神妙之機而測度之於幾微朕兆之先及其事之既往也歛其明照之用而包涵之於淵微陰密之地用是以立武則變化而莫測運用而無方仁厚而不傷廣大而無間是即帝堯廣運之武成湯天錫之勇也伏惟　聖人在上體大易神智之德存神武不殺之心民之有患不得已而用武不仁心而運神智伐道義以施德威以不殺而為殺

也則聖武布昭於天下則其所謂乃武者不獨奠稱於乃文而且與乃聖乃神之妙用巍巍乎蕩蕩乎與帝堯之德同一廣運矣

虞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朱子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

邱文莊曰益贊堯之德不徒曰德而且曰帝德廣運不徒曰廣運而繼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謂之乃者以見帝德之所以廣運有此四者而其所以知其爲聖神文武者乃以時而出之也本神聖以爲文武此聖人之文所以爲文思而光于四表而其武所以爲神武而不殺也歟

商書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敷著聖武伐虐以寬兆民

允懷

蔡沈曰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伐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邱文莊曰先儒謂不徒武而謂之聖武以見其出於德義之勇故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此聖武之實也至于天下之民豈不信而懷之此聖武之效也

詩商頌長發之七章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遏同苞有三蘖旁生萌蘖謂韋顧昆吾也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韋顧昆吾皆桀之黨

朱子曰武王湯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

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
乃伐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呂文莊曰先傳謂載旆秉鉞不敢不虔所謂臨事
而懼也夫成湯以天錫勇智之資以至仁伐至不
仁而猶虔敬如此況無成湯之德之才而所遇者
又非韋顧昆吾之敵而可以恣肆而不知所儆哉

殷武之首章曰撻疾貌彼殷武奮發荆楚罙冒也入其阻
裒聚也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朱子曰殷武殷王之武也湯孫謂高宗舊說以此
爲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
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
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
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李樗曰楚爲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
商室中微往往爲患高宗所以伐之

朱子曰自古中興之君未有不以武德勝者蓋撥

衰亂之後丙之則法度之既弛紀綱之既壞外之則諸侯之既叛内夷之既起自非以武德勝之則安能舉王綱於已墜合人心於已離撥亂而復反於正哉若殷之高宗是已信乎其無愧於爲湯之孫矣

邱文莊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事之至難者也然詩人頌高宗不徒曰武而曰殷武而又以爲湯孫之緒以見高宗所以用武達伐暴亂者不過承其先世餘烈以孫而成祖之功緒而已然則後人所成之功何者而非前人之緒哉

皇矣美周也其五章曰帝謂文王設爲天命文王之辭無然不可如此畔離也援攀援無然歆欲之動也羨愛慕誕先登于岸道之極至處密人密須氏姞姓之國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國名徂往也共阮國之地名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周師以按遏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以篤

于周祜也福以對也答于天下

孟子曰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朱子曰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

王安石曰所以畔援歆羨不得其欲而怒則其怒也私而已文王之怒是乃與民同怒而異乎人之私怒也

邱文莊曰怒者七情之一怒而無所畔援歆羨是怒而得其中中而中其節是之謂和聖人一心中和之極是惟不怒而其所怒者必其所當怒而不可不怒者焉無所偏倚無所乖戾乃合天理人情於一心故一怒而可以安天下之民彼秦皇漢武

之窮兵黷武是怒所不當怒者也所怒者一己之
私一怒而害天下之民乃至毒流于四海禍延于
子孫嗚呼
可不戒哉
其七章曰帝謂文王予設爲上帝之自稱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德
不大聲以猶與也色不長夏以革未詳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法也帝謂文王詢爾仇方讐國同爾兄弟與國也以爾鉤
援鉤梯也與爾臨臨車也衝以伐崇國名墉城也
司馬遷曰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
其後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
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
朱子曰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
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
伐崇也呂氏謂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

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

嚴粲曰崇侯譖文王而文王伐之疑於報私怨者然虎倡紂爲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蓋由其心純乎天理故喜怒皆與天合所仇者非私怨所同者非苟合也

八章曰臨衝閑閑（徐緩也）崇墉言言（高大也）執訊連連（屬讀）攸馘安安（割耳也不輕暴也）是類是禡（祭上帝祭始造軍法也）是致（致其至）是附（使之來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強盛貌）崇墉仡仡（強壯貌）是伐是肆（縱兵也）是絕是忽（滅也）四方以無拂（戾也）

左氏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朱子曰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

滅之而四方無不服從也夫始文之綏戰之餘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亡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下不可以罪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郎文莊曰先儒謂文王之伐始於密王功之始也終於崇天下遂無不服王功之成也文王伐崇之類詩人於其卒章形容文王所以綏功餘戰之方致其待附之故及其終不服從而後縱兵誅滅之意朱子所以解釋之者明白詳悉後世帝王伐叛討罪所當取法焉者也

文王有聲之一章曰文王有聲遹發語辭駿大也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郎崇國之地文王烝哉

孔穎達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邦者密須昆夷之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

後故特言之爲作邑張本言功成遂作邑也

朱子曰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而首章推本之言文王之有聲也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邱文莊曰先儒謂文王之所以大有聲者本由於征伐而其所以征伐者不過求天下安寧而觀其功底于成耳蓋以爲人君自當奉天道以安民民有不安必有逆天命以致之者於是乎奉天命以討其罪使之不敢厲吾民焉罪人既得而其所爲安集生聚之者不可無所居故又爲之邑以居之焉凡若是者非貪功以立威也非廣地以殖衆也盡吾爲君之道以無負上天付託之意焉耳

大明之七章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言衆也）矢（陳也）于牧野維予侯（維也）興上帝臨女無貳（疑也）爾（指武王）心

朱子曰此章言武王伐紂之時紂衆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維我之師爲有興起之勢耳然衆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無二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邵文莊曰此詩可見武王之伐紂盡承上帝之命有如上帝赫赫然在上而臨督之者矣此衆所以勸之無二其心也蓋人之心即天之心天心之所欲即帝命之所臨苟拂人心而肆行己志則是人心不歸人心不歸則是上帝不臨矣上帝不臨則其心不能無疑其心既疑則雖有師徒之衆將帥之賢亦豈能有成功哉是故明主之興師動衆恒反求諸心曰上帝臨我乎揆之天理而合則帝命在是矣夫然後決然爲之而不疑不然則兢兢然而不敢少安也

詩序酌告成大武也曰於歎辭鑠盛也王師遵循也養時晦

時純熙（光矣）矣是用大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我龍（寵也）受之蹻蹻（武貌）

王之造（爲也）載（則也）用有嗣實維爾公（事也）允（信也）師

朱子曰此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蹻蹻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維武王之事是師爾

邱文莊曰先儒謂此詩頌武王之武功言其初雖有甚盛之師而退自循養與時皆晦不見其有迹直至其時之至既純光矣然後一着戎衣而天下翕然大定此其所以爲武王之武也然王於是寵而受此蹻蹻然之武功其其所以嗣之者亦維武王之事是師可也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辟君之用武能如是是亦武王也已

魯頌泮水其五章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

淮夷攸服矯矯（武貌）虎臣在泮獻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問（訊囚也）如臯陶在泮獻囚（所虜獲者）

朱子曰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故詩人因魯侯之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

其六章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善意也）桓桓于征狄（遏也）彼東南（謂淮夷）烝烝皇皇（盛也）不吳（音譁）不揚（肅也）不告于訩（訟也）在泮獻功

其七章曰角弓其觩（健貌）束矢（五十矢為束）其搜（疾聲）戎車孔博（廣大也）徒御無斁（德勸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違命也）式固

爾猶謀也淮夷卒獲

司馬光曰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奚所不爲也

鄒文莊曰朱子謂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不質其爲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淮夷其頌禱之辭則是詩斯謂獻馘獻囚獻功者則未必有是事也然其事雖未必有但味其辭克而爲之旣旣者已然之辭也考之春秋僖公十三年魯實從齊桓會于鹹爲淮夷之病杞十六年魯從齊桓會于淮爲淮夷之病鄫當是時主會在齊而僖公從焉作頌者以公亦嘗與齊之會故掠齊之美者以頌魯歟其事之有無固不可必載之於此以見受成獻馘之禮皆在于學非但禮有是言而古之人實嘗行之非虛語也

曲禮曰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吳澂曰班次朝儀各有位次整治軍伍各有部分涖官員各有職掌三者皆有法惟其有禮是以行威嚴而其法行

鄒文莊曰先儒謂威則人不敢犯嚴則人不敢違所以致其威嚴者禮而已矣是以朝廷之儀官府之治雖皆不可以無禮而於軍伍之法尤爲以威嚴爲尚然徒尚威嚴而不本於禮則所謂威者矯亢之容嚴者暴戾之氣也

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鄭人伐衛

胡安國曰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

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修怨乎

邱文莊曰征伐天子之大權非王命而自行是爲也春秋書鄭人伐衛夫春秋以來列國興兵此其始也胡氏因其書伐推而詳之其用兵之名凡十有三曰伐曰侵曰戰曰圍曰入曰遷曰滅曰敗曰取曰襲曰追曰戍曰以以見用兵之事其事類名稱有不一如此者興師以討人之罪者必先審其大小遠近強弱虛實以定其名然後隨其勢因其機而決其謀則收萬全之功矣

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胡安國曰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故知三軍魯國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

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府甲散於兵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屬文公以來政在私門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春秋書之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政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邱文莊曰胡氏謂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宜以魯爲鑒魯一國也尚不可失兵權而況天下之大者也

昭公十有一年夏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胡安國曰楚子在申召蔡侯伏甲執而殺之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弒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爲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弒父與

君之罪而在官在官者咸無赦焉殺其身誅其宮室誅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甚此矣又何惡乎今虜本心欲圖其國不爲討賊舉也而又挾欺罔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子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彊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譎詐力徼幸勝之若是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此數語者可以爲世之人誅君亂臣安反側者之鑑戒

穀梁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與陣同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范寧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鄰國望我歡若親戚何師之爲師衆素習不須耀軍列陳上兵伐謀何

通至陳單隙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戰投兵勝地避實攻虛故無死者民盡其命無奔背散亡見危受命義存君歿雖沒猶存也

鄭交莊曰古之聖王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為國以德禮而不專恃於兵未嘗無兵也而不用之於討叛雖用師旅之衆而不布於行陳雖有行陳之法而不施於戰鬭戰鬭有其備遇敵可以不死然卒不戰也死亡以其道雖死可以不亡然卒不死也說者以一言為一事而各援古人之事以實之予不取焉

左氏傳隱公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法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邱文莊曰鄭莊公會齊魯伐許既入許莊公命許大夫奉許叔君子謂其得伐叛討罪存亡繼絕之禮所謂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之三數言者誠得聖人制事待人之要而所謂相時而動無累後人者其爲慮周而謀遠尤可爲世法者也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是也而以伐人其敗師也不亦宜乎隱十一年

杜預曰不徵辭謂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鬭

邱文莊曰韙之爲言是也人之興師以伐人者皆見他人有不是處耳反求諸己吾之所行者亦有

不是否乎苟有犯於不是者則亟止焉所謂是者理而已矣濫罡好是逆理爲非如此是惟不動衆動則合天道是惟不伐人伐乃奉天伐

桓公十一年鬬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邵文莊曰所謂和者卽孟子地利不如人和之和

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謂在位者謀之又何閒猶與也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

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邱文莊曰曹劌對魯莊公之言既得用兵之本復得用兵之法所謂小惠之未徧小信之未孚皆不可以戰惟察獄以其情是爲盡心之忠如是而後可戰可謂得戰之本矣若夫三鼓則氣竭懼其有

佚必其猶孤犢焉然後逐之可謂得戰之法矣其
昔劌人之問而謂肉食者鄙不能遠謀是譏天下
後世之遁患也噬食人之祿而不能謀人之事其
人固可鄙矣所以用其人而不知其人之可鄙者
不亦可鄙
之甚哉

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孔穎達曰禮樂慈愛謂國君教民民間有此四者畜聚此事然後可與人戰故云戰所畜也士蔿既言其目更以其義覆之禮尙謙讓讓事謂禮也樂以和親樂和爲樂也慈謂愛之深也愛親謂慈也

愛極然後哀喪謂愛也民聞有此四事然後可用以戰

邵文莊曰春秋去古未遠故其論戰恒以民心爲本後世則論敵情而已矣

僖公十有九年宋人圍曹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始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林堯叟曰因壘而降壘石壘也言不增兵但因舊壘而崇自服

邵文莊曰必德無闕而後可以伐人世主有欲興師以伐人者盍姑內自省曰吾之德有闕否乎若

猶有闕方當修省之不暇幸人之不我伐也何可以伐人乎哉

二十有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蘇軾曰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豈得妄覬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與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呂祖謙曰說者以宋襄之敗爲古道之累猶是瞽者之誤許宮角遂欲并廢大樂豈不過甚矣哉或者又謂宋襄無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敗亦非也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則固不待於用兵矣德不能服是以有兵則兵者生於人之所不服也彼既不服矣豨縱豕突亦何所不至我廼欲從容揖遜以待之適速其擒耳吾恐帝王之師不如是之拙也古之善斷曰珍藏通譽曰取彼凶殘廪然未嘗有毫髮貸其所寬也惟弗逆克奔而已率而歸我是以弗擊苟推鋒而與之爭一旦之命胡爲而縱之哉是縱降者帝王之兵縱敵者宋襄之兵也烏可置一域也

邸文莊曰宋襄公之敗公羊謂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其言雖過然襄公之戰未必全非也但泥古而不通變是以取敗耳是故善學古人者當師其心其心謂何仁義而已矣若其已然之迹不必拘拘然以步驟之也

宣公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杜預曰責公不以禮治之而用伐

邱文莊曰左氏論征伐率以禮爲言可見惟禮可以已亂苟伐人之國而不以禮則是以亂平亂也

十有二年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聞鄭既及楚平桓子即荀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勞也民焉用之楚歸而動謂動兵伐鄭不後未爲後世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罪也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

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又曰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孔穎達曰既言觀釁而動更說無釁之事德刑政事典禮六事行之不變易者不可與之敵也聖王御征伐者爲有罪者耳不啻是六事不易行征伐

邱文莊曰此舉六事之目下又歷說楚不易六事以充之然是六者德蓋其大者也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六者爲治之要也爲國而有六者不可變易則在我者有不可敵之具而在人者無以敵我矣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潘黨曰君

謂楚莊王盍築武軍築軍營以章武功而收晉尸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夫武禁暴武之一德戢兵二保大三定功四安民五和衆六豐財七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三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何以安爲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十二年

邱文莊曰武有七德楚子之言必有所禁蓋古語也使凡天下之興兵動衆者皆必本於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焉非此七者不舉則天下之人惟恐上不用武師旅所至民望之真如大旱之得雲霓也

成公十三年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

邱文莊曰祀所以交神明戎所以衛國家也二者國之大事也

十有六年楚子救鄭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與祥同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

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非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厚也厖大也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謂不施惠而外絕其好謂不建利瀆齊盟謂不祀神而食話言謂不守物姦時以動謂不順時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至也其誰致死

孔穎達曰叔時此對首尾相成先舉六名云戰之器也以行此六事乃可戰若器用然也

邵文莊曰春秋之時先王禮義之澤猶存故論兵者猶知以德義爲言後世舍德義而惟論兵甲士

馬之多寡強弱其戰則同而所以爲戰則不同也此無他其器異也其器既異故其用亦各不同

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十六年

邱文莊曰范文子此言即孟子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之意也蓋中人之性有所警斯有所懼有所懼斯能自省知所以省則不敢縱肆而國可保矣

襄公二十七年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謂金木水火土民並

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林堯叟曰宋向戌以弭兵之功欲宋君加以厚賞宋君欲賞之邑以示子罕子罕謂凡諸侯與小國晉楚所以用兵而威服之有所畏懼而後上下大小慈愛而和順慈愛和順而後國家賴以安靖以聽大國之政令此其所以常安存也無威則驕縱易生驕縱則禍亂必至禍亂則滅亡隨之此小大所以至滅亡也天生金木水火土之五材天下之民並享而用之五者不可闕一兵是五材之金豈可去哉古人設兵其來已久所以威服不遵軌法之徒而昭明國家文德之盛湯武由民伐罪以兵威而興紂桀身弒國亡以兵威而廢蓋明君善於用兵則以之而興以之而存術之善也所以然者

皆由用兵而致而徇戍求去兵以安諸侯不亦誣罔之甚乎

邱文莊曰國有六典而不可無兵猶天有五材而不可以無金也蓋立國有文必有武德治行賞必有罰徃有文而無武則威不立而國勢弱有賞而無罰則法不行而人心縱

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羮地名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羇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内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

實殺子游（在莊十三年）齊渠邱實殺無知（在莊九年）衛蒲戚實出獻公（在襄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杜預曰五大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

孔穎達曰宋殺子游齊殺無知乃是賴大邑以討簒賊而謂之害於國者以其能專廢置則是國害天子之建諸侯欲令蕃屏王室諸侯之有城邑欲令指揮從己不得使下邑制國都故大城為國害也末大必折以樹木喻也尾大不掉以畜獸喻也

邱文莊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此二物實為切要人君之治國必居重馭輕必以大制小則上下之勢順小大之分定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非獨上安其位而下之人亦不敢萌非望拒成命矣考之楚語有曰公制賦邑若體性者有首令股肱以至

於拇指毛脈大能拇小故變而不動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於牛馬處暑之既至虻蟁之既多而不掉其尾臣懼之此譬尤爲詳盡謀人國而慮及遠者當圖之

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臺榭也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不尚綺靡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

死知不曠韋也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
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
所欲必成翫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
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邱文莊曰楚子西之料吳也不料其土地之廣狹
車徒之多寡士卒之強弱甲兵之利鈍惟以君之
所修所爲者以占其勝負焉然則有國家者所
以強兵之要孰有先於修爲者哉治兵者究之

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
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
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

邵文莊曰景欲言民保於城城保於德所謂德者信與仁而已矣有大小皆能絜矩而以忠恕爲心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上毋以使下又何有爭鬬侵奪之患哉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明也不觀兵示也夫兵戢聚也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翫黷也翫則無震懼也先王之於民也茂勉也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大也其財求不障擁也而利其器兵甲也用耒耜之屬明利害之鄉方也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

以致戎（兵也）于商牧（牧野）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痛也）而除其害也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修志意以自責）有不祀則修言（號令）有不享則修文（典法）有不貢則修名（尊卑職貢之名號）有不王則修德（文德）序成（謂之五者次序也）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伐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乎

王襄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曰武不可覿見也文不可匿隱也覿武無列匿文不昭

胡安國曰古者覿文匿武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

邱文莊曰此先王惟耀德而不觀兵有不服者必先布威讓之令陳文告之辭而又不至亦惟增修其德而已不動兵於遠也所以然者豈非文不可覿武不可匿不當尚武隱文乎

衛靈公問陳軍師行伍之列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禮器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尹焞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策試曰春秋之時諸國以强弱爲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宜若不急者也曾不知國之所以爲國實賴夫天叙天秩者以維持之也爲國者亦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强孰甚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俎豆之於禮教猶陳之於軍旅實理之所寓而教之所由興也使靈公而有志乎俎豆之閒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可已也

黄幹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夫子豈真未學未問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爲訓耳

邱文莊曰文武非二道乃武乃文孔子道全德備固無所不能亦豈有不知也哉而曰未學蓋以衰國之世相尚以武而不尚文列國君臣但知有軍旅而不知有俎豆况其所謂武者以權

謀議詐相向覸兵耗財而毒及於生民雖敵寡謀而爲延其宗社故因衛君之問陳而答之以未學蓋不待學亦不必學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朱子曰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

張栻曰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天子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已而在下莫敢干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己意可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樂征伐將任行而莫顧矣

邱文莊曰先儒謂先王之時五禮六樂掌之宗伯九伐之法掌之司馬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敢干也周室之衰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而魯之三

家以雍徹而八佾舞於季氏之庭其禮樂之權已失是以列國紛爭干戈日以相尋迄無寧歲天下無道至是極矣聖人言此以示訓於萬世使居人上者恒以道自居謙身正法必使權綱在己而威福不至於下移則禮樂征伐咸自己出而爲有道之世矣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治也〕耨〔耘也〕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杖也〕以撻秦楚

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
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
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朱子曰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
之矣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君行
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
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以彼暴虐其民而
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
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爲敵哉仁者無敵蓋古語也
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
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

孔文子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
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邱文莊曰惠王之問孟子意欲強兵以報怨孟子
乃教之以施仁政於民以爲天下莫敵之策徐說

其策不過使民深耕易耨孝弟忠信則可以制梃而撻秦楚之兵夫車徒之衆兵革之利不足以當秦楚之強乃欲制梃以撻之豈不大迂闊而不切於事情哉然觀戰國之時其國有六其後皆亡於秦固以秦之強而有堅甲利兵也及秦之亡乃不過起於斬竿析木之匹夫當是時也天下一家萬國一君豈無堅甲利兵哉然而無救於秦之亡由是觀之堅甲利兵雖可以張國威於一時而孝弟忠信終可以結民心於悠久也孰謂孟子之言迂闊哉

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怒目而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怒貌斯怒爰於也整其旅衆也以遏止也徂往也莒齊人侵阮徂共之衆以篤厚也周祜福也以對答也

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謂作亂也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朱子曰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理義所發詩大雅皇矣篇此文王之大勇也書周書泰誓之篇也亦武王之大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又曰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

下

張栻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邱文莊曰怒者七情之一也怒與喜對聖人之情發皆中節其喜也則為慶賞天下莫不仰其澤其怒也則為刑戮天下莫不畏其威密人侵阮徂共二國之人塗炭極矣文王一怒而二國之人得其安商辛横於天下天下之人荼毒甚矣武王一怒而天下之人除其害是則當世之民惟恐吾君之不怒也若夫漢武帝之出師塞北隋煬帝之渡海征遼元世祖之興師日本斯民生于元狩太初之間大業至元之世者何不幸而遭其君之怒哉吁文武之怒上怒而下喜三君之怒上怒而下怨後世人君尚知所鑒戒哉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

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朱子曰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

趙岐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下同）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言何爲不先來伐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虹也）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動也）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待也）我后（君也）后來其蘇（復生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救也）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

繫縛也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寶玉之類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老人倪小兒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尚也可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也

朱子曰千里畏人指齊王也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此言湯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齊之取燕若能似湯之征葛則燕民悅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畏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

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

呂大臨曰奉行天命爲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

鄒文莊曰燕齊皆列國也燕雖不道齊非天子而擅興師以伐之律之以春秋之法固有不當然者此孟子所以有天吏之說也況燕之與齊地醜德齊無甚相遠然燕之君不當以先君之位而予諸人而其臣亦不當受其君之位而不辭是時周室微弱不能執九伐之權燕齊接壤而鄰國有變亂爲之救正亦不爲過然是時燕民無罪而爲亂者在子噲子之齊人既勝燕後即當如孟子所言速出令而反其民之老小置其國之寶器誅其君臣之作亂者然後謀於燕之世臣耆舊別立君而去其於燕之土地人民無所利之如此則是爲鄰國定亂非取而有之也齊王雖非天吏然存興滅繼

絶之心誅貿安人之意亦庶幾乎湯武之師矣先儒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之國取之則是蹂田而奪之牛齊王殺其父母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則是滅絶其國矣安能遂止諸侯之兵哉

此孟子為齊人畫其區處取燕之策可以為後世用兵定亂之法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外城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甲也非不堅利也米粟穀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朱子曰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域界限也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

張栻曰得道者順乎理而已舉措順理則人心悅服矣先王之所以致人和者在此而極夫多助之效至於天下順之其王也孰禦一失其道則違拂人心心之所暌雖親亦畔也不亦孤且殆哉雖有高城深池誰與爲守

邵文莊曰孟子言天時地利人和三言者萬世用兵之要也然就其中權其輕重而言則天不如地

地不如人用兵以爭天下而不得人心之和雖得天時地利猶無得也先儒謂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得人心在得道本乎道以得人心則地利之險有人以爲之守天時有人以爲之乘先王之守國家得天下本末具舉如此則固以得道得人心爲本而亦不廢天時地利之末也夫用兵者固欲夫三者之兼舉然所以收人心而使之和者又非臨時可致者也則又在乎平日省刑罰薄稅斂教之以孝弟忠信行先王之政以撫其民其此則無敵於天下而爲天吏矣則雖地利不因而天時未順亦足以自守矣況又得天時地利也哉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爭也

朱子曰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

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春杵也

朱子曰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

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朱子曰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民爲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張栻曰不志於仁而徒欲以功力取勝則天下孰非無敵勝與負均爲殘民而逆天也

許謙曰孟子之時皆尚攻戰能者爲賢臣而孟子乃以爲大罪蓋國君苟能行仁政以愛其民使之飽煖安佚則下民親戴其上矣其他國之民受虐於君心必歸於此人既樂歸於我我以親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則其民豈肯與我爲敵哉

臣文莊曰孟子此三章皆明征伐之事一章言春秋之時無義戰之兵二章言武王仁義之師無血流漂杵之事三章言湯武仁義之師必不用彼善爲戰之人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林希逸曰兵凶器也我以害人人亦將以害我故曰其事好還用師之地農不得耕則荆棘生矣用兵之後傷天地之和氣則必有凶年之菑

邵文莊曰人臣之佐君當以道勝天下使天下之臣庶皆出於吾道化之下若不能以道勝而誰以兵強焉則所以佐其君者非其道矣所以然者好勝者必遇其敵吾以兵加人而人亦以兵加我一往一返必然之理也猶兵戈一興農業必廢穀數

既盛天和必傷在地則生荊棘在天則召水旱在人則致疾疫兵爭不可用亦不能不用是以善於用兵者必果焉果者何果決其所行也所以除殘暴禁禍亂不果則民害不除而無有已時如是用兵斯之謂善非用之以取強於天下也用之取強則非善矣然所謂果者若矜伐自驕得已而不已恃強以陵人則不可也必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焉恒於果敢之中而存抑謹之意如是則吾之兵不得於過壯而老矣蓋兵直爲壯曲爲老凡物皆然故曰物壯則老苟用兵而矜伐驕強可以已而不已則必過壯而老矣如此則是不能以道佐主不能以道佐主則有速死之理故曰非道早已

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不美也若樂

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

鄧文雅曰佳之爲言美也兵者凶事而以之爲佳美乃世間一種不吉利不祥善之器具也推其爲不祥之器是以其用也在物無不惡之然人亦或有以爲佳美不惡之者無乃反以兵爲佳乎哉有道之士心恬淡而志無爲惟以道德爲樂不以兵戎爲佳豈肯處其身不祥之地而殺人以爲樂哉後世人主如有用兵爲佳殺人爲樂本欲求以得志於天下卒之殞身覆宗者多矣老氏之言所以深哉

又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鄧文雅曰老氏此三言所謂以正治國以無事取天下與聖人之道無以異也以奇用兵說者謂奇

爲詐術襲以爲不然蓋所謂奇者若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避實擊虛乘機設伏非所謂偏邪不正也

又曰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邱文莊曰爲士者必以文事而以武自名非善士矣兵所以行天討非以洩己怒也以怒爲戰非善戰矣與人戰而勝焉非善勝也不與敵戰而敵服斯乃爲善勝也用人而爲之下不以己長勝物不以己有凌物則于用人之道善矣若是者皆是不爭之德而能用人之力者也

又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

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邱文莊曰老氏所謂用兵有言謂世人之用兵者有如此言也我不敢先動而惟應人是謂不敢爲主而爲客我之進也故寸步不敢先若其退也雖至尺亦不計焉行然後能行吾之用兵行而若不行攘者必以臂吾之行兵如人之攘而不用臂遇敵必因仍之吾所因者敵而若無敵執持必以兵吾所執者兵而若無兵若是者皆以不爭爲德也然爭固不可輕敵亦不可是故行兵之禍輕敵爲最大輕敵而忍之不以爲哀而反以爲喜則吾所以爲國之寶幾何而不爲所喪乎故兩敵之國抗兵以相加加其一自哀也常勝哀者不以用兵爲喜恒戚戚然悲念也惟其不喜于用兵其志恒有哀矜之意惟恐其至失誤以喪吾所持之寶也則寶常爲我所有矣寶者何國寶於民也用兵而能哀其亦異乎以兵爲佳者兵不以矣爲佳而爲哀非不得已不用焉則必不致於敗衄而喪吾之所寶

者矣

荀子曰觀國之强弱貧富有徵驗上不隆禮則兵弱下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將率不能則兵弱邱文莊曰國之強弱在乎兵就荀子之言而反觀之是故上隆禮則兵強矣下愛民則兵強矣已諾必信則兵強矣慶賞以漸則兵強矣觀人之國者不必觀乎其卒伍觀是五者有能有不能者則其強弱可知也已、

觀武君蓋楚將不知其姓名與孫卿議兵於趙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

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鵠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力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恍惚也悠闇遠視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力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

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暴露亶讀爲袒露謂上下不相覆者也君臣之間滑亂也然有離德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攪也沸湯也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覺而後擊之一也

邱文莊曰荀卿此言反本之論也所謂兵要在附民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若權謀勢力以行詐施之於其敵雖有工拙若遇仁義之主民親附而將用命何所用哉

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孫卿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

邱文莊曰荀卿此言可見帝王之兵非禁暴除害不從權變所以爲仁義之師故其所存者神妙而不測所過者融化而無迹此其所以爲王道而上下與天地同流豈非伯功小小補塞間隙之可比又豈與因小忿爭小利者所可同年語哉

史記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王子成父）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如世儒闇於大較（法也）不權輕重猥云

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工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百勝諸侯攝伏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窮武之不知足貪得之心不息也

邵文莊曰司馬遷載此於律書言律而先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首推原兵成之始而及春

秋戰國之士夫及桀紂二世之失而以孝文拒陳
武之言終焉蓋欲世主偃兵息民綏和通使使民
氣藹洽陰陽協和以爲造律之本其意善矣但其
謂孫武韋申明軍約身寵君尊以爲榮則爲戰國
之氣習也夫帝王用兵出於不得已以除民害耳
豈所以爲身榮哉若夫所謂世儒闇於大較不識
輕重輕重之一字識
用兵可否之決也

漢高祖時陸賈時時前說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
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甯可以馬上治
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

邱文莊曰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必古有是言而
賈稱之其言僅八字古今爲治所以立國本咸圖
治道固誠莫外焉承天命以
安民生者其可用一而遺一乎

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

邱文莊曰陸賈此言雖一時爲陳平畫計以謀諸吕然而國家有變未有將相乖異而能安定者此則百世之所同也

漢宣帝時魏相上書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

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耶文莊曰魏相論用兵之名有五首以臣聞之爲言蓋自古有此言而相相引之以爲宣帝告也後世人主有欲用兵者恒必以其所遇之故所行之事揆之以五者之名於兹五者果何當焉必合於義而王應而勝然後不得已而興師動衆苟或有類於所謂忿貪驕者則亟止之而不使其淪於敗破滅之地則所行者下順人心上合天道而無敵于天下矣

宋歐陽修言于仁宗曰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安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最關者不過曰無兵也無

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末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何哉曰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謹令號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廢壞於下

邱文莊曰歐陽修當仁宗時上此疏其言雖爲宋而發然而天下後世威武所以不振治道所以不立者政坐此三者而已誠能謹號令之頒明賞罰之施責功實之效則兵將財用不患其無任用有其臣禦戎有其策也內修外攘百事且舉威武豈有不振也哉

韓琦言于仁宗曰今獻策陳邊事者不過欲朝廷選

擇將帥訓習士卒修利戈甲營葺城隍廣畜資糧以待黠羌之可勝此爲安邊捍盜之切務然而凡人之慮皆能及之臣切以謂此特外憂而已雖漢唐全盛之時豈能使四夷常自竄伏而保不爲盜哉乃若綱紀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横賜無常務晏安之逸游縱宮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倖此臣所謂內患也且四夷內窺中國必觀釁而後動故外憂之起必始內患臣今爲陛下計莫若先治內患以去外憂內患既平外憂自息

譬若木之有本本末未有本固而枝葉不盛者也

臣文兼曰爲治之大綱曰文與武文事修而武事不備猶天之有陽而無陰地之有柔而無剛人之有仁而無義也是以自古帝王雖以文德爲治而所以濟其文而使之久安長治者未嘗不資於武故武之爲文以止戈爲義也是以國家常以武備與文教並行先事而爲之備無事而爲之防所以遏禍亂於將萌奮治安於長久不待乎臨事而始爲之有事而後備之也不然則無及矣按歷考經史所載威武之事備載之而終韓琦先治內患之說終焉昔日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也琦謂自治之策立紀綱分忠佞明賞罰謹號令節浮費罷橫賜省遊游禁奢靡絕干請抑僥倖能行此數者則內患無矣內既無患則成武之本立矣雖有外患庸何憂哉

輯懷遠說

王鳴鶴曰夫蠻夷散處要荒其性殊異非禮教威武可以化誨讋伏者也舞干羽而有苗格興禮樂而越裳貢在淳厖之世固誠有之而今之時何時哉夷性黠詐變態百端即欲結之以恩以示羈縻而彼且縱恣無忌若驕子之恃慈父母然西南諸夷未暇枚舉乃最黠者在北□每以貢市為名其志實利我財貨至令中國歲輦金帛以事之欲方飽而盟輒渝往事可鑒也其次海夷狡焉啟疆竊

竊中夏

朝廷錫封典以彰國恩而捍然不顧一方有急四面皆聳然則欲紓東北之憂者將安所以懷之哉夫懷之不寍威之不靖必欲舉虞周之事律之其勢亡由也唯是擇將吏修紀律固封疆守要害壘軍營遠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是則目前之急務而遠人之至不至奚慮焉

懷遠

舜典咨十有二牧(養民之官)曰食哉惟時柔(寬而撫之)遠能(擾而習之)邇惇(厚也)德允(信也)元(仁厚之人)而難(拒絕也)任人(包藏凶惡之人)蠻夷率服

朱子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孫覺曰夫以堯舜之時聖賢相會宜有長策成算以壓伏四夷然其言專以難任人為本蓋任人處內則主聽眩去聰眩則任使不明忠邪雜進雖有智勇安所施任人放遠則智者竭其智勇者獻其力夫如是則何蠻夷之足慮哉

邵寶曰地有內外勢有遠近人有華夷人君為治先內而後外始近而終遠內華而外夷然必內者修而後外者治近者悅而後遠者來華人安而

後夷人服苟吾德之不修食之不足君子不用小人不遠則近而在吾之內者有不修矣內治之不修而徒外夷之攘難矣是故王者之馭夷狄以自治爲上策

大禹謨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朱子曰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以上文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之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矣

邵文莊曰上文所謂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於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是即無怠無荒之實也夫人君儆戒於宮闈之中朝廷之上京邑國都之內何預於四夷哉然而一念不謹萬事爲之廢弛一言有失四方爲之傳播是故自古鎭服夷狄之道不在於邊鄙而在於朝廷不在於羌戎而在於臣庶內政既修外患自然不作華風既盛夷心自然歸仰雖以舜大聖人

而伯益猶以怠荒爲戒蓋以一人無怠荒之失則四夷有歸往之誠外無邊患則內有善治而華夏之民得以相生相養而吾君享安富尊榮之樂矣吁伯益所事者舜也而猶切切儆戒如此後世人主不及帝舜乃欲生事四夷而爲其臣者不敢輒出一言或者又從而慫慂之其臣可謂不忠矣而其君亦豈智者哉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佐也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至也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盛德之言曰俞班還也師振整也旅帝乃誕大也敷文德命德教舞干盾也羽于兩階賓主之階七旬有苗格至也

朱子曰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閱月苗民猶不聽服也是時益贊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未可

威服故贊佐於禹以爲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
妙無遠不至益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損謙
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也誠感物曰諴益
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爲神明亦且感格而況于苗
民乎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史臣以禹班師
而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
苗之格適當其時故作史者
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

陳櫟曰益之贊禹謂天道之遠而德可動神明之
幽而誠可感苗亦人耳豈有德之感誠之至而不
可動者當不煩兵而自服也

邵文莊曰益之贊禹所謂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
道者若就戰伐言之小國若能制節謹度不敢縱
逸則必得大國賓禮之益不然負其強固侮慢自
賢則大國必有所不堪者而謀動干戈所損多矣
大國若能包含徧覆嘉善而矜不能必得小國賓
貢之益不然恃其衆大非禮侵陵則小國必有所
不堪者而肆其蜂蠆之毒豈得無損哉若是者即

易所謂斷斷而益謙者乃天之道也上之人體天道以字小下之人奉天道以事大則上下各得其所而兵戈不興矣

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西方蠻夷國名底貢厥獒犬高四尺太保召公奭也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方土所生之物

蔡沈曰九夷八蠻多之稱也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四夷斥大境土

呂祖謙曰德而謂之慎者蓋必兢兢業業不敢有須臾放肆者也慎德而必歸之明王者蓋人心虛靈不昧乃能知所謹彼昏迷蔽塞者烏知所慎哉德昏而不謹則雖宮禁之中左右使令之人或有

以致其怨京輦之下百官庶姓之衆或有以濟其怨況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遠而能得其來賓哉是故人君之德不可以不明既明矣而尤不可以不慎也故明明德於天下者當何如而用功大學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魯頌曰翩彼飛鴞惡聲之鳥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桑實懷我好音憬覺悟也彼淮夷來獻其琛寶也元大也龜尺二寸象齒大賂遺也南金

曹居貞曰傳曰桑黮甘甜鴞鴞革響是知鴞食桑黮則其音變而美也泮林有黮鴞來食之歸我好音則淮夷被泮宮之化其有不革面而柔服者哉邱文莊曰泮水之詩說者以爲魯侯與羣臣燕飲泮宮而作所謂淮夷之服蓋無此事詩人頌禱願望耳雖然學校者修崇教化之地也教化修則義

理明義理明則人心固人心固則士氣作士氣作
則彼蠢然冥頑者亦將惕然感動憬然歸順矣

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三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一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王

此文非只越裳重譯來朝可見周之德及乎人而
其所以朝者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可見周

之德格乎天由是觀之可見人君一身天人之主樞則有以通乎天也違則有以通乎夷也吁人君穆清之上夷狄遐荒之外穆穆之容不可得而見而惟驗之於蒼蒼之象而已然則膺天命而主宰華夷者可不思慎德以格乎天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之訓也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責告不王以文辭告曉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戎之二君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

以不享征之且觀示也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危也頓敗也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言其人信厚儉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純專固一終身不移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邱文莊曰穆王征犬戎無故輿萬里之師所費不知幾何而所得者僅四白狼白鹿而已嗚呼損億兆之財棄千萬人之命所得不償所失而又使荒服之君由此而輕慢中國不復朝貢則併其先世以來保世之具而失之其所損又不但財而已

論語孔子曰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朱子曰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

呂大臨曰所謂文德者德即虞書惟德動天之德文即禹貢揆文教之文也文德與武功對所謂文德之修即內治之有條理者是也

漢光武時北匈奴求和親不許臧宮馬武上疏曰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平聲在陛下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平聲購賞諭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

强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驚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減大憝豈

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
事者

叢溪曰光武啓中興之運悼斯民之塗炭親援救而撫摩之飭遣馮異入關戒以征伐非必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復遣岑彭擊蜀告以每一發兵頭鬚為白帝欲置隗囂公孫述於度外以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務休息羣黎而鞏固漢業其肯遵高祖勤沛之長塗蹈武帝虛耗之覆轍而舍近謀遠爭勝負於夷狄乎哉二將抗章北伐詔引黃石公剛強柔弱之說而報之帝王之道然也

張文莊曰光武此詔且引黃石公數語使諸將自是莫敢復言兵事誠皆藥石之格言無間古今皆所同然也後世人主有欲勤兵於遠者倘其鑒諸

擬京輔郡國兵制說

王鳴鴻曰京輔郡國之兵制自秦漢以來載于篇中最詳內以尊王室外以示威嚴法制未嘗不盡善而代有變更彝亦獘壞或致尾大不掉之患或貽坐耗廩食之憂此歷朝之做畫俱明驗也 國初制天下之兵內有六郡外溥四海府司衛所看裝置焉無非壯 國家之勢為萬世慮至遠也承平既久游惰是安尺籍具存而隊伍日耗在京輔者祗以給工役在郡國者祗以供兌運遇有箴警

反籍民以衞之召募有直調發有齎官有不貲之費而兵則無事而食無惑乎兵日弱而民日困也所謂實部伍精訓練去徭役征科以復　祖宗之舊勵衞所之兵似未可以爲迂而忽之也哉

京輔

禹貢五百里甸服

蔡沈曰甸服畿內之地也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

邱文莊曰傳謂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則是方千里矣

漢制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天子之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車萬乘

章氏曰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爲鄉六鄉百里通十爲同同爲百里者十提封九萬井

九十為夫之地除山川城邑之屬三萬六千井地除公田九分之一為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為三十五萬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積六鄉為十乘而除率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為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方千里為千里者十如鄉之除為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十乘卒七十五萬人為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大司徒選而征之十年而役一彌比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則終身無過一再給公上事蓋先王忠厚之志更勞均逸不欲窮民之力也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入亦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行也

鄭文莊曰古者出兵於農天子之兵出於六軍六軍之兵止於六鄉其出而為上卒旅軍師者即其居而為比閭黨族州鄉者也侯服千里之間其所賦之兵而所出之稅自足以給之無勞遠籍內足以衛王室而外足以鎮壓天下之大四夷之遠並

若后世領軍於邊方則人不亡者而易于消耗則
軍以長吏則人無別業而難其供億后世有志於
三代之盛者根本安固家以為下
萬世不拔之基者尚有考於斯

漢百官表忠尉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

易紱曰南軍以衛宫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
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何輕重遠近之不倫
蓋衛尉去京師為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
為可恃故以之衛宫城三輔近京師為甚邇民情
有所畏壞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
故以之護京城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張文潛曰史謂北軍中尉主之掌京城門內之兵
單而謂之北對南而言也南軍衛宫取之郡國北軍
衛京取之三輔說者有防微杜漸之意竊以為衛
京之兵取之近尉極是軍旅之內已節制漢唐遺
意有所避讓若夫衛宫而取郡國之兵恐未為得
策夫以疏外之兵無鄉土親屬之顧戀而使之番

上扶歲以以衛王宮無事則已一有事焉安能保其無外顧之心乎我　朝宿衛之兵用世將以統士卒其慮深而遠矣

漢百官表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

易祓曰北軍番士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謂之郡國郡北軍兵卒謂之左右京輔夫中尉乃天子北軍之統帥而其屬乃左右京輔都尉等其所謂亦左右京輔之兵卒何也左即扶風右即馮翊京即京兆謂之三輔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而所領兵事則非郡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與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輔則異是矣夾輔京師丞兵卒不屬郡守而特屬中尉之北軍共番上亦錯列畿甸其勢為甚邇則兵權為甚重故都尉尉然有以明之黃霸尹京兆發騎士詣北軍以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則知左右京輔兵卒皆番

上北軍兩屬中尉也

邵文莊曰此所謂都尉乃京輔之都尉也與上南軍都尉皆不同

唐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爲軍軍制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發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

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二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盂布槽鍤钁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觿氈帽氈裝行縢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胄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

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别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

林駉曰漢之畿兵始爲番上至其後也番上變爲長屯長屯變而卷征而畿兵之制壞矣唐之畿兵始爲府衛至其後也府衛變爲長從長從變爲禁軍而畿兵之制壞矣此漢唐兵內兵三變之由也

邱文莊曰三代以下之兵制惟唐府兵最爲近然一代有一代之制　祖宗所行者子孫不可輕改要必不違時王之制不拂斯民之情而又不失古人之意然後議之者無非而行之者可久而無弊也仰惟　國家建國于燕兵強馬健之地誠不棄其言則杜牧所謂天下之大命者端在於此矣況唐人行之至百年而亦變而吾之爲此乃於百年之後始創行之而凡其平日軍儲之屯守有司之管領一切如舊而於其間咸去徭役征科乃民心之所願欲者也惟睿神審察立萬年不拔之基者未必不在茲焉

宋徽宗時於京畿四面置輔郡以潁昌爲南輔以襄邑縣建名輔州爲東輔鄭州爲西輔澶州爲北輔詔四輔屏翰京師兵力不可偏重可各以二萬人爲額

邵寶莊曰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為輔郡所以為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唐亦以華州同州鳳翔為輔而宋謂未遑建立迨於徽宗時亦於畿郡立為四輔焉每輔則屯兵二萬人為額我朝建國江南於鳳陽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散於江北滁和等處為屯田雖不名輔而隱然有藩屏之意

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於北其初猶以行在為名而立一行部以總之其後徧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門如舊制凡京衛之兵皆分其半以來并起江南富民以實之而去其行在之名則是萬萬年不拔之基永定於此矣然而畿甸之間猶未有輔郡蓋

有待也按漢唐宋之輔郡皆因郡治而立今日之建置則以形勝要害為固蓋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邊遠非若我　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為北邊捍蔽北最近而東次之西又次之而南為最遠焉請如漢唐宋故事立為輔郡以宣府為北輔因其舊而加以番守之寄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為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扼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州為輔或眞定以守紫荊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為輔坐鎮閘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此而南屯兵

于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屯重兵一二萬量其輕重緩急以多寡其數罷兩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地屯守以爲京師之屏蔽遇京師有事則調發焉夫自古爲國者必固外以蔽内居重以馭輕譬則人之家居必有藩籬墻壁然後宮室堅固内呼而外應若設關擬然有所動於中而四面之機畢應之然後盜之利吾財者不敢輕侵犯焉近年以來起調兩直隸河南山東軍赴京上班操備半年一替方其新班旣起而舊班未回城池雖設而隊伍空缺者

有之幸而無事則已萬一有不逞之徒乘虛爲亂將何以支持之倘立爲輔郡因近屯守則軍士遂室家之願而生息日蕃 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邊方足備禦之具而關隘有守如此則都城鞏固宗社奠安矣

郡國

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邱文莊曰封建以前之國即秦漢以來之郡名制雖異而其實則同

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水田舄鹵也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百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

邱文莊曰周制百乘之家卽秦漢以來之一縣千乘之國卽秦漢以來之一郡

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

邱文莊曰此周人連帥州牧之設蓋以小大相維階級相承所以合其散而統其異也漢唐宋郡縣雖皆有兵然散而無統惟 本朝制兵府州若縣要害之處皆立衞所而又於總會之處立爲都指揮使司以統之焉蓋有得於周人連帥州牧之遺意

秦始皇既并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材官○漢興踵秦置材官於郡國

易簡曰漢不待置材官而已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

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
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皆三者之兵各隨其
地之所
宜也

列郡王國侯國三等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太守典
武職甲卒其在王國者則內使北郡守中尉北都尉
侯國亦有相秩氏天子令長其郡國之兵必有虎符
而後可發

邸文莊曰昔人謂侯國之兵既屬之郡而王國之
兵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皆所以防微杜漸以尊
京師也我　朝於親藩皆設護衞然惟給其使令
而不許其調遣遇國家有事亦起焉其防微杜漸
以尊京師之
意同符漢世

唐制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析關中為十二道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校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關中道置府一百七十三河南道置府六十二河東道置府一百三十九河北道置府十四山東道置府十隴右道置府二十九淮南道置府六江南道置府二劍南道置府十嶺南道置府三十凡置府五百六十四皆有名號

邱文莊曰此唐朝府兵之制非但京畿有之而天下十道凡諸郡莫不皆有也

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而謂其兵爲方鎮

邱文莊曰節度使之兵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天寶以後王室日卑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陳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十餘州小者兼三四州方鎮旣而唐之威令不復行矣假使唐之君臣恒存高祖太宗府兵之制而不變安有是哉史臣謂方鎮之兵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甚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地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以至亡滅嗚後之有天下國家者其毋輕變祖宗之法制而外授人以兵柄以成尾大不掉之患哉

宋制兵有禁軍有廂軍有鄉軍國初盡選驍勇部送闕下以補禁衛餘留本城廂軍者諸州之鎮兵也各

隸其州之本城專以給役內總于侍衛司鄉軍者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在所團結訓練以為防守之兵

鄭文莊曰宋制州郡之兵自元豐以後皆升爲禁軍兵籍以禁名其實皆非禁旅也

凡諸州置馬步軍諸指揮使副諸指揮使都虞候馬軍步軍亦如之馬步軍諸指揮各有副使都有軍使副兵馬使都頭副使頭廂軍頭十將將虞候承局押官置都監監押以領之歲時簡練焉下州及軍監但有牢城兵則軍校之職隨宜裁制

陳傅良曰自建隆三年以諸郡本城兵供百役或更戍他郡不但以逸民戶也所以勞苦其身違離

其妻子使習於南北風土之異而不得坐食於本
營盡勞之則易使散之則易養此藝祖神謀也二
司禁旅雜戍州郡亦不得常坐食于京師自夥郡
各置禁軍於是設差出占破之令而兆城作院各
置指揮于是作軍禁旅無執役者禁軍任城防托
而廂軍亦升為禁軍不復戍役矣養兵之費徧天
下虛人狃習無能發一矢
者以不守祖宗舊章也

開寶中發渭州平涼潘源二縣民治城濠因立為保
毅軍弓箭手分鎮戍兼能自置馬者免役逃死以親

歷代

陳傅良曰此所為義兵也藝祖有志於民兵矣哉
平五年始置者升為禁軍其後寖有點差之令韓
琦為相刺陝西義勇司馬光六上疏爭之不聽已
而新法行遂罷強壯弓箭手而行保甲海內騷然

要之皆以料配爲軍失祖宗
本意而非民其不可復也

邱文莊曰前代州兵皆無定制或以土民自守或以禁兵出屯或選自戶籍或出自召募或因有警而民團練皆是因其土地之宜隨其民俗之便或多或少或廢或置不惟無常制亦無常數惟我
國家自平定之初則立爲衛所以護衛州縣衛必五所所必千軍而又分藩列鬮以總制之而有都衛之設其後也改都衛爲都指揮使司文武並用軍民相安百有餘年其視漢唐宋之制可謂大備矣然承平日久兵備不能無弛軍伍不能無缺舊例遇有缺伍衛所差旗軍於其原籍徑行勾補其流之弊乃至於勾至者反少於所遣之人得不償失于是用言者計每歲分遣御史清勾然亦徒有其名無益于事近有建言欲稽御史所勾之數以爲黜陟然亦徒害乎民無益軍政嘗考歷代之制皆是草創之初軍伍數少而末世乃有冗濫之失惟我　朝則是先多而後少何也前代之創率因

一時而隨事制宜進我　聖祖則斟酌古今立
爲一代之制使子孫百世遵守焉方其初置爲軍
伍也內地多是抽丁垜集邊方多是有罪謫戍歲
月既久弊奸日滋或改換姓名或變亂版籍或潛
行析戶或私自分拆從此相隱上下相朦送至籌
卷進清揆究無迹其間丁盡戶絕者固亦有之而
正戶固在而旁累他人者亦不能無也今宜通行
清理凡天下都司衛所俱要造冊開具本衛若干
所原設額數若干見今實在若干缺伍若干不開
存亡備細開造具其籍貫及京軍緣由仍行戶部
行下天下布政司若府州縣亦要造冊開具各州
縣軍戶若干見在克當者若干挨無名籍者若干
彼此照對以見其實在之數其衛所見在食糧者
若干缺伍不補者若干兵部類以奏　聞會文武
大臣集議所缺必設何法然後得軍伍足數以復
國初之舊必須不擾民情而致其生怨不爲民害
而激其生變講明根究至再至三然後見之施行
如此則僉論之中必有良法善計不徒然也夫天

下之事譬如器用然有新必有舊而壞者又爲之
新製則其用不窮矣今日之軍伍可謂舊而壞矣
夫今而不爲之製吾恐日甚一日積而至於無餘
一旦有事而必欲用之倉卒之際其將噬臍無及
矣國家大事莫大於我國步之安危所係運祚之
修短所關誠不可不加之意也彼爲其臣者不爲
遠慮其意只欲苟且目前以貽其責于後人蓋以
官非世有故也若夫　聖明之主承　列聖
之鴻業以傳之萬世萬世烏可不爲之遠慮哉唐
人有言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彼淮蔡之土宇一州
耳固不可無斷矧此丕丕之基爲京之廣億萬年
之久其所以彰當宁之深念法乾造之雄斷者又
當柯
卯鼓
仁宗時張方平言民之所以樂籍爲兵者不唯鋒刃
矢石之難且重去其鄉土終身於親愛宗族永相隔

絕也今若番休遞戍終身不離本鄉冀望邊事漸寧即息肩安業昔太宗籍兩河之人以爲鄉兵于時識者亦悼其失策蓋不若因兩河強壯使之捍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庫帛不食廩粟邊不缺戍民不去農何在乎黹之營堡而後爲官軍也又曰强壯弓手各在郡縣未及農業若朝廷用漢代更之術因唐防秋之法入耕出戰遞爲防戍則是農不去業兵不乏備不因帑廩之積當得丁壯之人今既籍爲正兵處之連營則其衣食財用終身仰給縣官矣

邵文莊曰民之不願爲兵誠有如方平所言者而今世北方之人猶有樂爲之者而南方之人解以補伍有如棄市然今天下衛所兵伍已失太半必欲如立國之初僉民爲軍必致生變苟因循不已則日甚一日則恐所失焉不止太半而已也比年以來遇有警急僉點民丁貼助官軍守備其鄉邑已有成規民之耳目既已慣熟是亦備禦一良法也今後無事之時不須點集倘遇荒歉災變必不得已然後起集必須依舊以民壯爲名名之以民則民心不疑不許巧立名稱另外差役遠方調發稍稍無事既便休息决不可失信于民故有因而科斂差占事已不休者坐以風憲犯贓之罪合于上司及分巡官不爲覺察之罪亦如之

眞宗時鎮戎軍曹瑋言有邊民應募爲弓弩手者請給以閒田蠲其徭役有警僉以爲正兵而官無資糧

戎機之費詔人給田一頃出甲士一人及三頃者出戰馬一匹

邱文莊曰今州縣軍戶多有丁盡戶絕者其人居宅田産必有承佃授之者除生前立契明賣者死行清軍御史會同布政司及府州縣官挨究歸官有願代其役者即給以本軍絕戶之田若是邊軍就令以近就近又行戶部通行天下凡沒官田土在二十年以後者不分有無承佃盡數制出照宋朝之例給民爲軍是亦足兵之一策也

仁宗時籍河北強壯揀爲義勇盡鈔民丁增廣其數河東亦揀刺如河北法其後議者論義勇爲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待儲廪得古者寓兵於農之意惜其

東于列郡遣其大用止以爲城守之備詔令守臣分領以時閱習寇至則翔集赴援朝下其議河北帥臣李昭亮等等議曰唐澤潞留後李抱眞籍戶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內得勁卒二萬既無廩食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稱昭義步兵冠于諸軍此則近代之顯效而或者謂民兵秖可城守難備戰陳誠非通論姑令所在點集訓練三二年間武藝稍精漸習行陳遇有警得將如抱眞者統馭制其

陳隊示以賞罰何戰敵不可哉

邱文莊曰此前代點集民兵之明效

皇祐中京東安撫使富弼言臣頃因河北水災農民流入京東者三十餘萬臣既憫其瀕死又防其為盜遂募其伉健者以為廂兵既而選尤壯者得九指揮教以武技已類禁軍今止用廂軍俸廩而得禁軍之用可使效死戰鬬而無驕橫難制之患此當世大利也詔分置青萊淄徐沂密淮揚七州

邱文莊曰此前代因饑荒募民為兵之明效謹載其事宜于固邦本恤民之患條下

哲宗時知定州蘇軾言河朔無事軍政少弛將驕卒惰緩急恐不可用卽目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警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變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拊循輒復用𨽻籍舊奏團結弓箭社法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勸懲

陳傅良曰條約弓箭社如𨽻籍蘇軾則人情不擾而邊備修矣此今日所當講也

邱文莊曰𨽻籍所奏條約之法無可考前此知定州滕甫言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及射獵人習慣便利與夷人無異蓋因其俗而加以約束而為之法也竊惟司馬光于英宗時言太

祖之時兵數不及當今十分之一則是國初兵一
而今十也今日夫 太祖時不曾加治平之去建
隆開寶也而我之內外兵數不及國初之什三國
在宋之人惟恐其多之至于冗而儲蓄不足以供
而我今日則惟恐其少而至於弱警急無以為用
考宋之所以多者以其兵無定制可以日增而召
募刺配之紛如我之所以少者以其兵有定數不
可以加而逃亡死絕之無已況今承平日久百事
廢弛譬則人之身中年以後血氣漸衰肢體困憊
病雖未至於革而其勢則駸駸將至矣此正居安
思危之日思患豫防之時也因事之時察民之情
隨時之宜以綢我 國家垂長之菲謀有待於
今日也先儒有言水未至也而預為之防水雖不
至亦無所害謂水不足憂而不為之防一旦水至
則防無所及矣今日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此為
難竊日夜思之未得其要故於郡國之守之下既
略序漢唐宋之事而備載曹瑋以下數事以為
明時告其中或有宜於今者斟酌而用之庶幾有

所補云

胡安國言于欽宗曰自古及今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昔東漢季年王室多故劉表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宜改置州牧及焉求益郡劉表出襄陽袁紹得冀曹操取兗爭相割據自此不復有漢室矣夫五大在邊古人所戒以身使臂于理乃宜欲乞于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之事俟歲終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即各帥所屬守將遂急應援如此則旣有捍衛王室

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

邱文莊曰安國乞選擇重臣付以在外兵權以統馭郡以轄王室其策良是

宋孝宗時陳俊卿爲相奏請應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民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所有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勢又言曰國家養兵甚費募兵甚難惟有此策可守邊隅可壯軍勢而樂因循憚改作之人皆以擾民爲辭天下之事欲成其大安能無小擾但守臣得人公

心體國者自不至大擾矣

邱文莊曰既有列屯坐食之兵而又起民丁則是民既出賦稅以養兵矣而又不免其身謂之不擾不可也此等之議非甚不得已切不可用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